

徵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，散文，現代詩歌，古典詩詞，曲藝雜談，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故鄉的烏篷船

裘苗根

我的故鄉在浙江紹興的柯橋，原是江南水鄉的一座小鎮，如今已化作紹興城區的繁華一隅。然而，在我記憶的褶皺裡，它永遠定格成一幅水墨長卷：青石板巷、石拱橋影、煙雨中的烏篷船，以及船槳划過水面時盪開的漣漪。

烏篷船是水鄉的魂。它不過丈餘長，窄如柳葉，船篷以竹篾為骨，覆以竹葉，再刷一層烏漆，遠望似墨玉浮于碧波。周作人先生曾贊它「如江南女子的眉目，清瘦而靈動」。船夫立于船尾，手腳並用，雙槳翻飛，船便如游魚般在河網中穿梭。

烏篷船是故鄉特有的。周作人先生早在上世紀30年代寫的一篇美文《烏篷船》裡，就對它作了詳盡的描述：僅有一張單人床那麼長，窄窄的，人站上去就要左右搖擺。膽子小的，就不敢坐這種船。船篷是用竹篾編的，裡面塞滿了竹葉，再在外面塗上一層黑黑的生漆，遠望見了，黑乎乎的，紹興人管黑叫烏，烏篷船便由此得名。

烏篷船是故鄉的水村人家所特有的，我們山村裡河道少，不大用，但家裡人生了病，就要找烏篷船去縣城，當然是要出租金的，而且專門有人幹這個活兒。

水村人家嫁娶，不興鑼鼓喧天，只搖幾隻烏篷船，載著新人的紅妝與期許，在「吱吱扭扭」的搖櫓聲中，喜氣便順著河道淌進了千家萬戶。比起山村人那種吹吹

打打、敲鑼打鼓的迎親方式，更顯得富有詩意。

水村人劃烏篷船是出了名的，能手腳並用，劃兩支槳，速度比人在岸上跑還快。我的姑父家是水村人，家中專有一隻捕蟹的烏篷船，船篷下掛滿蟹籠，竹篾泛著油光，浸透了歲月的腥鹹。那時的河水清可見底，偶有銀魚躍出水面，濺起一串碎玉。

幼時，我常隨祖母乘烏篷船去姑父家，姑父便去捉螃蟹來招待。坐在烏篷船中跟姑父一起去，幫他在蟹夾上放誘餌，然後一個個沉到水中。

姑父捕蟹的手藝，是水鄉一絕。他的烏篷船總停泊在菱角叢生的河汊，蟹夾一一兩根竹片繃一方絲網，網眼大如碗口一一被小心沉入水中。誘餌是幾穗金黃的稻穀，蟹鉗夾住谷粒的瞬間，竹片彈起，蟹便困于網中，徒勞地揮舞蟹足。

「捉蟹要快，要准！」姑父教我時，眼疾手快如鷹隼。一次，我見網中一隻青殼蟹足有碗口大，伸手便抓，卻被蟹鉗狠夾住，痛得用手驚呼。蟹墜回水中，姑父大笑：「蟹將軍可不好惹！得先按它的蟹甲。」後來我才知，那蟹殼上的紋路似甲骨文，每一道都是與湖水搏鬥的動盪。

深秋的傍晚，烏篷船載著滿籃肥蟹歸家。姑母在灶間支起大鍋，薑片、黃酒與蟹同蒸，鮮香漫過院牆。我們圍坐天井，

就著月色拆蟹，蟹黃如金，蟹膏如玉，蘸一碟薑醋，舌尖便漾開整個湖蕩的豐腴。蟹影搖曳、歡快的童年光景，依然歷歷在目。

水鄉的烏篷船，不止載著煙火日常，也載著人世滄桑。

村口常有位無腿老人，棲身于破舊的烏篷船上。船篷漏雨，他用稻草填補縫隙；船頭擺一木棒，行至村落便「梆梆梆」敲響。那聲音蒼涼如嗚咽，驚飛了柳梢的麻雀。村婦淘米時抓一把白米倒入他的粗碗，姑娘浣衣時丟幾棵青菜上船。他從不靠岸，只將船泊在離岸丈餘處，像一道飄零的剪影，梆聲裡滿是浮生的悲歡。

聽老人說，他曾有妻兒。抗戰時，日寇的炮彈炸毀了家園，妻子殞命火海，兒女餓死逃難途中，他的雙腿也被彈片削去。

從此，烏篷船成了他的殘生之筏。「這船是棺材，也是屋子。」他啜著村民送的米酒，渾濁的眼裡泛起淚光。

某個冬日，梆聲再未響起。村人尋去時，船已半沉，老人蜷在篷下，懷中緊抱妻兒的木牌。那日雪落無聲，烏篷船載著他最後的體溫，緩緩沉入河底，宛如一場沉默的葬禮。

多年後歸鄉，河水已不復清澈。烏篷船裝上了馬達，「突突」聲撕碎了水鄉的寧靜。遊客擠在漆色鮮亮的仿古船裡，舉

著手機拍攝兩岸的仿古建築。船夫不再哼小調，而是用喇叭循環播放電子導遊詞：「前方是魯迅筆下鹹亨酒店的原型……」

我尋至姑父舊居，老屋已拆，原址上早已矗立起一棟三層的精緻別墅。問起捕蟹的烏篷船，表兄弟們紛紛搖頭：「早在二十年前就沒啦！如今蟹是養殖的，用網箱一撈便是。」河面上漂浮著塑料瓶與油污，偶爾有觀光船駛過，攪起一團團渾濁的泡沫。

某日偶見央視紀錄片，說故鄉的烏篷船成了旅遊招牌。鏡頭裡，身著旗袍的姑娘執團扇倚坐船頭，背景是人工佈置的「古街」。主持人讚其「傳統與現代交融」，我卻想起姑父船頭的蟹籃、老人船尾的木槓，以及那些隨烏篷船一同沉沒的舊時光。

夜深人靜時，我常夢迴水鄉。夢裡，烏篷船依舊輕搖，姑父的蟹夾沉入碧波，無腿老人的梆聲蕩過月下的河灣。醒來推開窗，遠處高樓的霓虹刺破夜空，恍若另一個世界。不覺感慨：何處再尋兒時的那一碗蟹黃香？

或許，烏篷船注定要成為標本——陳列在博物館，或是印在旅遊手冊上。它的竹篷、木槳、漁歌，終將被馬達聲與電子屏取代。但在我心底，它永遠泊在故鄉的河汊，載著稻穀的清香、蟹籃的鋒芒，以及水鄉人悲歡交織的命運。

若有一天，我的子孫問起烏篷船的故事，我該如何講述？或許只能翻開泛黃的老照片，指著一道模糊的剪影說：「看，這就是江南的魂。」

烏篷船的消逝，是時代巨輪下的必然。但那些關於湖水、蟹影與梆聲的記憶，早已滲入血脈，成為一代人精神的錨點。我們無法阻止變遷，卻可以在一盞茶、一首詩、一場夢裡，打撈散落的舊時光，讓烏篷船在文字中永生。

與美相遇

馮歡

我總覺得，與美的相遇，往往藏在期不遇的煙火裡。自春日漸暖起，我便多了個習慣，每當路過垃圾箱時，總會遠遠駐足張望。

並非貪圖分毫值錢的廢品，退休金足夠安度晚年，怎忍心與為生計奔波的人爭搶這點微薄資源？我真正牽掛的，是那些被主人遺棄的花。

很多是春節對購置的年宵花，或者是養了一冬的盆栽，還是因花期已過，或是沾染蟲害葉片稍顯萎靡，便被草草丟在垃圾箱旁。有的帶著完整的花盆，有的只剩一團乾涸的花土，焉焉地依偎在冰冷的垃圾箱邊，靜靜等待著生命的終結。

每次望見這般景象，心頭總會掠過一陣細密的疼。它們也曾有過葉綠花紅的美好時光，曾在窗台邊、陽台上點綴過人間煙火，如今不過是老了、病了，就被這般無情地捨棄。生命的榮枯本是常態，可這般倉促的告別，終究讓人不忍。

我家中的花，清一色都是這般撿來的。只是屋子狹小，實在容不下太多植株，看著那些被遺棄的花，總覺得若不伸手相助，便是辜負了一場生命的緣分。

後來忽生一計，公園草地的邊緣，草木豐茂，陽光充足，不正是這些無家可歸的花的絕佳家園嗎？

彼時為這個念頭欣喜了許久，彷彿為漂泊的生命找到了歸宿，滿心都是難以言喻的自豪。

此後再遇被丟棄的花，我便快步上前，小心翼翼捧在手中細查緣由。是被蟲害肆虐，還是因缺水而根系受損，亦或是僅僅因為不喜歡了，心中立刻盤算著解救的法子，隨即捧著花趕往那片選定的寶地，先將它穩穩栽進鬆軟的泥土裡，再快步走向六百多米外的荷花池打水。

往返幾趟，汗水浸濕衣擺，卻顧不上歇口氣，便忙著澆水、施肥、噴灑藥劑，生怕耽誤了救治的時機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在這片不起眼的角落，漸漸栽下了幾十株撿來的花。有金鈴、龍骨、玫瑰、長壽花、龍吐珠等。

許是同病相憐，或是感念這份被珍視的幸運，這些花竟像是憋著一股勁，在陽光下比著生長。

曾經枯萎的枝桠抽出新芽，泛黃的葉片變得濃綠鮮亮，沒過多久便枝繁葉茂，花苞綴滿枝頭，綻放時竟比花店精心培育的還要嬌艷。微風拂過，花枝搖曳，暗香浮動，成了公園中一道隱秘而動人的風景。

常有遊人被這片絢爛吸引，駐足花前拍照留念。看著他們臉上洋溢的笑意，我心中便湧起難以言喻的快樂與幸福。

這些曾被命運遺棄的生命，在無人問津的角落重獲新生，而我，不過是做了個擺渡人，將它們從塵埃裡拾起，歸還于陽光與春風。原來，與美相遇的真諦，從不是佔有，而是見證一場生命的復甦，是在成全他人的同時，也豐盈了自己的歲月。

土築流年

周基雲

閉上眼，那堵牆便清晰浮現在眼前。不是城裡樓房那種粉白光滑的牆，是一堵帶著煙火氣的真土牆。

地基由泥土壘就，粗糙土塊層層疊疊，縫隙間嵌著碎石與乾枯草莖。往上，是父親和哥哥用踩熟的泥漿混著稻草，一捧捧填入模子拓成型，帶著莊稼與牲畜的混合氣息，在日光裡漸漸變硬，碼砌成我們賴以安身的四方院落。牆內壁買不起石灰粉，哥哥便去幾里外的苦驢河田埂，一擔擔挑回一種特別的土。這土遇水化開，竟泛著清淺的白，似把月光碾碎了融在裡頭。哥哥用抹灰刀細細抹了兩遍，牆面便平整潔淨，像鄉下人洗淨後曬在日頭下的臉龐，透著質樸的光。夜裡，油燈的光暈映在牆上，漫開一層溫柔的毛茸茸的白，那是我童年夢境最原始的底色。牆是土做的，我們棲于土中，呼吸著土的氣息長大。

牆外，便是滋養我們的無垠土地。父母是真正從土裡創食的人，他們的一生，如一張拉滿的弓，始終對著這片土地。春日裡，犁鏵剖開水田，黝黑泥浪在父親腳下翻湧，蒸騰出腥甜濕熱的地氣。

母親躬身田間，將翠綠秧苗一株株栽進泥濘，似給大地繡上最精細的紋樣。旱地也無半分閒隙，紅薯薯要起得周正，花生種要撒得勻淨，棉花苗要間得疏朗有致。他們的脊背永遠朝著天空，臉龐始終對著泥土，汗水滴落，轉瞬便被乾渴的土地吮吸殆盡。

這片土地沉默地接納一切，饋贈一切，也承載一切。我自會走路起，便在這崗沖交錯的丘陵間奔跑，在荒坡、塘埂上放豬，看它們用鼻子快活地拱開板結土塊尋覓草根；在收割後的稻田與河灘趕鴨鵝，看它們的蹣跚在濕泥上印下竹葉般的痕跡。更多時候是瘋玩：河裡的蚌與塘裡的魚，是自然的饋贈；我們則用雙手向土地討要玩具。

離家不遠的地方，曾修一處水利設施，挖出極深的溝渠，裸露出大片黃土層。那是一種沉鬱的「死黃泥」，黏性極強，

藏著沉默而可塑的力量。我和夥伴們如獲至寶，用手摳出大塊黃泥，在青石板上反覆摔打，直到它柔韌如麵團。我們做「黃泥炮」，把泥團捏成碗狀，高高舉起再口朝下奮力擲在地上，「砰」的一聲悶響，底部炸開個洞，比誰的響聲烈、破洞圓。也做更精巧的物件：泥坦克、泥手槍。做泥手槍最費神，要捏出逼真的輪廓，連扳機護圈、準星都不能含糊。我們用削鉛筆的小刀，在槍身上仔細刻出花紋，或是波浪線，或是「個」字形。刻完便尋來墨汁，或是從鍋底刮些煙灰，仔仔細細塗勻，擱在陰涼處晾乾。曬乾的泥槍沉甸甸、黑黝黝，握在手裡，竟有幾分真鐵器的威嚴與冰涼。我們把它別在腰上，在野地裡衝鋒對陣，威風極了。只是這份威風格外脆弱，一次忘情嬉鬧中，槍管撞在玩伴身上，「卡」地一聲斷成兩截。斷面是乾澀的黃土本色，方纔的烏黑威儀瞬間消散，只剩掌心一抔無用的碎渣。我們愣怔片刻，並不懊惱，轉身便奔向取之不盡的黃土堆。那時不懂，有些碎裂，從來無法彌補。

這片土的故事，不止於孩童的嬉鬧。老人們蹲在牆根曬太陽，嘴裡總絮叨著陳年往事。說得最玄的，是解放前有人在苦驢河邊解手，百無聊賴間掘挖岸邊濕土，竟從泥裡掘出一副金牌九。後來拿去當舖典當，得了一筆橫財，便舉家遠走。鄉人都說，那是古時曹操在此屯兵時，將軍們遺落的物件。我從未見過那金燦燦的牌九，卻對另一個傳說深信不疑。老人們說，曹操為運送兵糧，命人開鑿一條連通長江與淮河的運河，卻不料「日挖一丈，夜長八尺」。負責的將軍鬱鬱而終，葬于本地，留下了「將軍嶺」的地名，也留下了半拉子「曹操河」。月光下無數沉默的脊背、混著泥土的汗水、鐵鎬撞擊砂石的聲響，還有那位將軍沉重的歎息，似都滲進了河底淤泥，成了這片土地記憶的一部分。

如今，離曹操河十幾公里外，新開鑿的江淮運河已全線通航，浩蕩水波劈開了我曾奔跑過的岡巒。

記憶中的故土，是月光下素淨的土牆，是掌心可塑終又碎裂的黃泥，是傳說裡帶著體溫與歎息的金牌九與孤墳。如今它不再需要一雙玩泥巴的手去撫摸，也再無縫隙容納那些陳舊的故事。它靜默地消融在新時代的泥土之下，化作了另一重更為深沉的地基。

針腳裡的故鄉河

俞傳美

珍藏在箱底的風雪帽，深紅的土布，鋪著暖暖的棉花，帽簷鑲著一圈兔毛。神氣的帽頂繡著蓮花在水裡開，魚兒在葉下游，帽尾綴一顆豬腰子銅鈴。鈴聲陪我滿山坡跑，爸媽就在不遠處種洋芋。那鈴聲是媽媽手中的風箏線，無論我跑進哪片雲彩，她總曉得美兒的去向。

我與松鼠對話，同小鳥唱歌，和牧童的吆喝應和。鈴聲叮噠，媽媽便知道我是平安的、快活的。這頂帽子，是我的屋簷，也是她的雷達。

一場大雪封山，媽媽在杜家堂挖茶田，我找不見她，在山道上慌得大哭。山谷把哭聲送回，像無數個孩子在哭。是那淒厲的鈴聲，把她引到我面前。她一把抱起我，帽簷的兔毛蹭著我的臉，冰涼，又溫熱。

後來，媽媽教我繡「嫁花」。她給我一小塊紅布，說：「女子家，總要學點。」針腳要密，心思要靜。我對著油燈，想像自己出嫁那日：高頭大馬，花轎搖搖晃晃，

嗚嗚聲震落了坡上的桃花。我把這些胡思亂想，一針一線繡進去。母親看著，只是笑。

我真的嫁了，嫁到看不見山的豫東平原。那頂舊風帽，幾片未完成的嫁花，被我仔細疊進箱底。

一同收起的，還有叮叮作響的溪澗，乳白色的山霧，那些一聲能吼過三道梁的寧河號子，甚至火塘邊焦香的烤魚，和阿婆瓦罐裡永遠煮著的、醞釀的老鷹茶。它們成了我壓箱的故鄉。

中原的冬天，風是橫著吹的，刀子一樣。我給新生的兒女繡虎頭鞋，用一根粗針，穿上七彩的絲線。這裡的婦人見了，驚歎那虎的憨態，花的靈氣。她們說：「這手藝，真俊。」我忽然想起母親的話：「絲線要拉得勻，路才走得順。」

如今，我站在黃河南岸的講台上，用普通話對孩子們講解「鄉愁」。粉筆在黑板上走動，不知不覺，總畫出些彎曲的紋路。學生們看不懂，問：「老師，這是河嗎？」我怔一下，回答：「是，也不是。」那是我故鄉的河，也是母親繡被面上「之」字回紋的河，是嫁花鞋墊上，那並蒂蓮蜿蜒的根莖。

有一回，我帶來那頂舊風帽和幾片嫁花，在學校民俗社裡展示。女孩劉雅萱忽然指著上面的紋樣說：「老師，這虎頭的眼睛，和我太姥姥做的虎頭鞋好像。」教室靜了。

我們湊近了看，中原的虎頭威猛，巫溪的虎兒憨樸，可那圓睜的眼睛裡，都守著同樣的願望：驅邪，納福，護著懷裡的人平安長大。

我忽然什麼都想講給他們聽。講那帽頂的蓮花，其實是家門口池塘夏天爆開的樣

子；講那「之」字紋，是大寧河在群山中扭出的十八道險灘；講帳篷上藏在雲羽裡的輪廓，是雲台峰的剪影。故鄉的山河，原來早被母親和外婆，一針一線，繡進了這布帛的經緯裡。

傳承不是原樣搬運。我讓學生試著把紋樣畫下來，女兒用蠟筆把帽上的魚兒蓮葉變成了童稚的繪本；一個男孩用電腦編程，讓那些花紋在屏幕上流動、綻放。學生侯雅聞，用了汴繡的技法，細細繡出一角雲台寺的輪廓。那一刻，一種新的、不再用于婚嫁的「嫁花」，靜靜誕生。它從女子私密的箱底與嫁妝裡走出，走向了更寬闊的地方。

去年暑假，老家的大舅媽捎來幾雙新鞋墊。我展開一看，針腳是熟悉的針腳，可那上面層層疊疊的紋樣，不再是故鄉的溪流，而像一道道奔騰的浪。大舅媽不識字，一輩子沒走出過大山。「那是啥？」她在電話裡問，「我聽著你說黃河，就瞎繡的，像不？」

我的眼淚條條落下來。那一刻我懂了，風帽是來處，是母親為我構築的、可以戴著行走的故園。嫁花是去處，是女人用針線在命運布帛上繡寫的長詩，它不再只是對故土的回望，更是在異鄉落地生根的智慧。那粗樸的針腳，竟有擺渡的力量，能渡過長江，渡過黃河。

箱底的銅鈴早已啞聲。可我總在某個恍惚的剎那，聽見它在中原的風裡，輕輕響著巫溪的調子。我在這講台上寫下的每一個關於故鄉的字，都是接續那根絲線。它穿過大巴山的濃霧，牽著黃河邊的月光，正繡著一幅無窮無盡的畫卷。那畫上沒有題字，但每一針，都是母親教我的，要拉得勻，走得順。



文藝副刊

海韻